



74
6396
18



門 74  
號 6396  
卷 18

古香齋鑿真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工部一

工部在闕之東戶部之後西向設尙書侍郎掌天下工役  
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  
部曰屯部後易爲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俱稱清吏  
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陵寢城濠壇場祠廟  
廨署倉廩營房之役鳩力會財而以時督程之王邸亦如  
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

時省其堅潔董其竅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作凡工四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內府其分司爲三山大石窩爲都重城爲灣廠通惠河道兼管爲琉璃黑窑廠爲修理京倉廠爲清匠司爲繕工司兼管小修爲神木廠兼磚廠爲山西廠爲臺基廠爲覓工灰石作所屬爲營繕所所正一員所副二員所丞二員武功三衛經歷等官

虞衡掌山澤探捕厲禁陶冶凡探捕禽獸及革骨羽毛以

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司歲造或三歲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邊凡獵畋以時冬春之交且畝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聽爲陷筭獲之賞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窰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瓷甓籍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費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鐵而錫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顏料徵土產不强其所無否則徵其直

其分司爲寶源局大使皮作局大使副使軍器局大使副使

都水掌山澤陂池泉灤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  
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埽以  
時脩其閘壩礎淺堰圩隄防護蓄洩以備旱潦舟楫磴礮  
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以農隙凡  
鱗介菴蒲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坑坎上巡幸  
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力而  
創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小大難易而食之凡

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曰糧船曰黃船曰馬  
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船曰戰船凡七等皆會其  
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誥敕  
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諸省周知其數而慎  
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廣高凡祭器冊寶乘輿牌符雜  
器會則於內府凡衛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其奉敕  
分理於外者爲北河差郎中南河差郎中中河差郎中夏  
鎮關差郎中南旺泉閘差主事荊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  
分差主事清江廠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廠六科廊皆本司

總理者所屬爲文思院大使副使織染所大使副使  
屯田掌屯農墾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腹邊公田  
閑田沒官田給衛所耕劑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凡在  
邊牛犁鐵器官給之凡墾墾堂碑碣獸第宗室勛戚文武  
官之等而辨敘其差凡抽分徵諸商各有差凡薪炭南取  
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撙節之凡  
夫役伐柴轉柴皆僱役周知其數而時蠲之按司曰屯田  
重農事也制誠善矣及其後也徒存其名耳而其司僅掌  
上供并監局柴炭與山陵之事分司爲臺基柴炭廠爲外

差易州山廠有陵工臨時委差所屬爲柴炭司正使一員  
副使二員

周禮冬官亡漢時補以考工記夫冬官之職旣不可  
考亦豈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爲冬官之全乎大宰事  
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  
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觀也  
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  
在周官可推也況冬之爲言終也萬物成終畢歸其  
根置空上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惟

藏而固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爲冬之象也若夫考工  
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共工誠冬官之事但其  
一屬耳故取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  
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  
拜稽首讓於父析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按工之  
官缺則民用不周虞之官缺則物生不遂故舜視百  
工萬物皆予一體故皆曰予而虞工列九官自古重

之矣周禮屬虞衡於夏官今則并山澤虞衡統屬之  
於工部益垂猶且讓之任是職者可輕視之哉  
都邑

司空所掌莫重於都邑之制矣古者營國必先於辨  
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槩臆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  
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  
國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  
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一夫其制大略如此然  
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掌其凡蓋重

其事也而建都之本則更有在焉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蓋王基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凡以爲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爲四方之極猶紫宸爲周天之極然京都固爲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  
中丞朱鑑興造吉凶疏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爲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正宮凡有興作不可不慎今以外局四勢論之龍

弱虎強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術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內局四勢論之往日北平布政司爲正宮故以晨昏鐘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爲正宮晨昏鐘鼓不宜在後緣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元武左爲陽右爲陰青龍宜動白虎朱雀元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爲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葺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

無晴且聞慶壽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爲重修二  
浮圖金人所剗除之可也奚爲復建加以西山一帶  
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爲虐耳以  
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烟燧不寧皆因白虎頭興旺  
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陽之術  
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尙欲趨  
吉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俞允乞敕在廷文武大  
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社其門弛其鐘  
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將寺移去東

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爲龍興寺可建二浮圖任其  
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樓移來東臺  
基廠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又將順天府  
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學移來舊吏  
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青龍動而且  
興白虎靜而且安其元武門迤北順天府地方取正  
改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元武之地或得  
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臣廟可助外  
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候相應則國康



民安天下太平矣

溝洫

大禹治水而盡力溝洫此司空之所亟宜講也當日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知水之性潤下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先決九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距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隩宅而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遂人十夫

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而溝洫之制始立稍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夷陵谷而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之故而已周之衰也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失其業列國之君皆自利以病鄰國暴秦之興又廢溝洫開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翁穿洩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

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咏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  
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  
復爲膏腴趙尙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  
變爲沃壤之數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  
已前之法哉謂之得周官之遺意亦可也今國家司  
空有總職水利有專管官員省以督之府府以督之  
縣而縣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重以憲臣之稽察  
皆以愍惠元元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民輒告病者  
是必有其故也此無他陂塘圩堰之長皆失其業而

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愚則以周官之職不可  
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尙亦可尋周官曰溝必因水勢  
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  
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爲今之計莫若申飭  
郡縣長吏督率陂塘圩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原地  
勢之高卑可隄則隄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之舊加  
疏濬築塞之功而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則灌  
漑之利興而河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居民  
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

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圩澤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左右游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哉昔人有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夫西北之地古之中原地三代所行井田者誠能稽元學士虞集之議而於河南山東陝西諸省長川廣野可以開溝洫而蓄洩其水畫經畧而原隰其田成萬畝而稼穡其利者因其沮洳去其萑葦或召募給其牛種而寬其租賦或番休尺籍之兵立之屯營而儲其糗糧則通東南之漕運以給

太倉者常也歛西北之粟以足邊儲者權也所以濟漕運之所不及也

永樂間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漚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泥沙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

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  
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  
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  
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  
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  
道下流壅塞難卽浚疏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  
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  
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方之勢各  
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

從之役夫凡十餘萬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  
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  
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  
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夏原吉尙書  
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  
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  
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  
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景奏間

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貫嘉靖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其功故日以淤積至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竟奪於衆論不竟其功萬厯間御史林應訓亦嘗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弊極矣崇禎初員外陳茂德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爲上言之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挑濬不可以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道疏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

無所措上以其費罷之東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日見凋敝此經國者所宜亟講也

王文恪公黎吳郡治水碑西蜀李公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闕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水猶人之腹白茆吳淞

則尾閘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閘不泄腹且臏脹爲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卽鑿之覆引水入內爲患公皆不聽不數月功就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尙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浜爲港爲澗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古瀆

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野清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林君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一尺濶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漚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福等浦其爲浦爲港爲浜尤多皆顏君如瓌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闕則爲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

皇朝通志卷四十六  
十三  
少殺白茆之流又爲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  
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  
關又爲石閘一蓋疏宜與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  
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  
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  
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  
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六年四月訖  
工是役也爲工凡四十萬二千五十三銀爲兩若干  
米爲石若干

### 治漕

國家漕河有四其自上江來者至儀真下江來者至  
瓜洲由廣陵而達淮安爲南河由黃河而達豐沛爲  
中河由山東而達天津爲北河由天津而達張家灣  
爲會通河工部尙書總其政而分寄以四司官賜之  
璽書令便宜行事

行河有八因因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  
風南北爲遲期因河順流爲遲道因河安則修隄因  
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隄修治因夏秋則據隄防

守守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有三策夏秋水發運舸度河漕既愆期河無全算是謂無策運艘入關國計無虞黃水蓄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關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爲上策關有三曰石關叢石爲之有龍門有雁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關漕長恐洩木板爲之視關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關關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爲壩留水以與河接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隄有縷水隄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

急則通緩則闕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息之築隄有三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舖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舖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南旺廟記尙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



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  
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  
至城材等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  
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  
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  
左侍郎金純等河南督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  
北城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場口入於漕河又疏  
山東七十二泉滙於分水故永樂九年太宗降綸音  
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舖馬裏去都齊到

那黃河新開口之處討兩隻船從那里看將下來到  
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去一路  
至穀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  
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  
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  
整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尙書每知  
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道  
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  
會通河僭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

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大倉開洋直沽下御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斂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駛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

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僭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鬻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煩擾之憂

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帶南  
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  
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  
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  
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惟頌乎江伯而不  
及宋公故邱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  
浦上臨清聞簫鼓叢祠飲餽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  
無人語宋尙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  
後主事王始請於朝廷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因

併錄之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元人揭傒斯都水分監記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  
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牘之政令以  
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塌以  
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  
下迤則水疾涸故爲防以節之水溢則縋起懸版以  
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牘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啟閉之  
節而聽其訟獄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其畚鍤以  
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闕滯塞崩潰時而

巡河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焉

水泉

河臣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脈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二十六州縣新泰萊

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水櫃

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  
瀦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宜洩則潰  
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經畫蓋殫悉獨  
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  
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瀦蓄之地慮  
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興人卒  
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合谷亭湖陵之水  
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  
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

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

總河總漕

舊制遇有黃河衝決事體重大則專勅大臣一員帶  
工部銜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爲定員其  
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屬之  
管河郎中洪關主事舊不屬也故總河勅諭內云今  
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  
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功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  
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究水源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可以開分殺通之路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頭用工作速修理此原勅也後增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汛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新勅為黃河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為黃河也先年河道自瓜儀以至通州皆屬漕運衙門管理故其勅自通州至揚州

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並巡河御史管河管汛郎中等官設法修築疏通以便糧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蓋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原是一事原不應分也舊制總漕每歲進京會議往回查看河道後以巡按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二十二年一洪浸阻總漕具本盡推之總河奉旨切責總河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歧而為二矣

黃河

今之治河與古異蓋河之故道自懷慶大名至瀛滄入海彼時無漕河故議欲就其順下之性引之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決矣古疏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蓋漕舊不藉河自景泰後始有黃三清七之說今徐州二洪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疏爲上蓋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滎澤縣經中牟陳穎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祥符縣經陳留毫等

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場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自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勢耳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

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榮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  
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  
東南源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溜溝二  
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此  
治河之善經也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治法亦異蓋有塞有  
浚有疏而疏之說勝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有撓其  
議者曰不能塞而顧開之即復者至徐出示二壺一  
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

決侍郎白昂治原武之決舉南兵部郎中婁性同事  
築陽武長隄以防秋漲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  
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  
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由是  
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  
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大清河  
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  
閉疏之效亦明矣哉

徐有貞治河工成碑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



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掇也今欲掇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

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流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樂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崑之涯由李崑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

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郵東曹南鄆北之區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

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乎水性既乃導沒泗之源而出諸山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宜用乎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

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事  
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王鏊記劉大夏安平治水碑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  
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  
六年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  
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績用弗成上  
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譎言沸騰謂河不  
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  
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

同往蒞之時夏且半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  
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軸轆相銜順流畢發乃  
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  
徐西爲黃河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  
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  
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  
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  
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  
向冬水且落漕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

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插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繇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混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事聞

嘉隆之季司空潘季馴一生拮据河于時謂之勞臣

其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季馴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其經略兩河疏云臣聞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天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

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溝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關衝入

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關出入是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

新開築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

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暝或葺舊工或砌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二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

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類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水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并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

水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思也况黃河經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萬導河入海止經郊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

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  
然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涸去歲水從崔家口則  
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圃運道告堙乃召劉司空東  
星往治於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於彭  
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  
徙潘大司空季馴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  
決黃圃稍盪成渠惟曲里舖至三仙臺四十里皇陸  
如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

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  
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一湖揚之巨浸游  
波決漭風則善溺渠成行旅晏然初議二十萬比成  
費可三萬時公並議開泇河未及成而公卒於濟寧  
賴李公化龍排衆議力任成之

泇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之水南通淮海漕河一奇  
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議論莫定舒司空應  
龍嘗繫韓莊中作而止劉司空東星主其議甫動工  
而劉司空卒朝議以可任其事者莫如李公化龍卽



家拜公工部尙書總督河道公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噴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卽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是運艘通行無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迄今賴之

淮撫李三才疏昔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泇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

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泗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緯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者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

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  
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  
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  
萬即朱尙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  
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  
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  
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  
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

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禪猶且為之善五糧艘過洪  
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泃河而安流逆  
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叅罰之稟可免即運軍  
不至於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  
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治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  
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  
此矣何況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  
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在  
稱重地乎夫大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

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泃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湯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泃河開而徐城之質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泃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卽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罍攬陷奔者也無疑者二故泃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總河曹時聘疏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脉攸關良非

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邇來遷徙不常數矣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泃河一線先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庄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候先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巷鑿郝山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行事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暮春首夏接踵告完是

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三隻比至去冬今春臣雖躬督  
大挑猶不時親詣泲渠往來料理建閘平溜濬淺裁  
灣日夜催趨如期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  
五隻盡數渡泲則泲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  
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  
矣置郵未改萑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間禁未嚴節  
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觀膠舟臣故不敢虧一簣之功  
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列款具題或云黃已治矣  
運可行矣焉用泲河爲哉噫此未觀河患之言也治

黃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泲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黃  
治而泲可不用亦非謂泲通而黃可不治也二者不  
相悖而實相成則黃流旣挽安得不汲汲然從事於  
泲以爲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船一入直河別  
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襲過洪之舊名也  
駱馬湖運道潰淤以劉公榮嗣爲總河往治之公議  
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  
計工二百餘里計工費五十萬其鑿河處悉黃河故  
道下多宿沙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浪迅急衝沙隨水

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泲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諸舟間有八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參疏論被逮坐贓入獄父子俱死按治河之役鮮有免於吏議者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朝廷之明讒忌弗行卒以底績後自盛應期而下或以言去或以憂死鮮有全者至劉榮嗣之禍極矣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者無不爲劉公稱寬也有謂劉公置身表表自爲戶部郎時已負時

譽時閣臣溫島程方與黨論公之受禍不僅爲河更  
可慨矣

### 開膠萊新河

隆慶五年漕河大決漕運爲梗憂國計者始起而議海運真定梁彖宰夢龍巡撫山東時用方伯王宗沐之議疏請行海運謂元人海運起太倉嘉定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治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舟與米行於其間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

實專於便易於是海運行至萬曆元年高拱去國張江陵盡反其所行戶科賈三近奏罷當日梁公親至海上等咨詳密泊頓有所風而有占造船有法具載成書如指掌也然據其情形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綠岸而來固可無虞矣然中段浮牢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頭經成山沙門波濤洶湧未易濟也所可議惟膠萊一河梁公會言不可開然每詢土人云新河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只八十里內六十里海潮日至其二十里淤塞舊

時聞壩規制見存萬曆初濰縣人司空劉應節奉命往勘亟言可開以浮言而止當日議開事宜其言鑿鑿崇禎十六年江右會樛爲登撫疏請開治未及竣而亂夫海運關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留心國事者所亟宜咨訪也

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於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於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剏開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爲理舊業有二易焉夫馬家壕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沽

衝沙爲害良不能免然河越二百年積沙僅以尺許  
冬春水涸歲加撈刷何能爲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  
誠高然河底泉水蓄滯河旁支流可引爽爲增置閘  
壩蓄洩有備何憂淺閣三易也夫治之而果有三易  
也則排眾議而舉之可也

南京工部尙書劉應節爲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  
裨國計疏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  
重需悉仰給東南在祖宗時猶藉海運之利轉輸萬  
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至使國家萬年

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  
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留遮洋一  
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河不馴漕渠多故  
經理無策至糜膏肝萬一河流他徙轉運不通彼時  
倉皇而後爲計不亦晚乎近該河道御史傅希暨有  
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泃河亦思愚預防之意臣等  
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爲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  
所以可慮者以時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  
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

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賈  
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  
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園以南計地  
約有一百五十餘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  
濬之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通土高山長壩之革也  
畚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  
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勘之矣然  
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勘事者未暇開  
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

便道殆不知故河紆曲長且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  
沙濶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濬之淺則潮不  
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  
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旣不通河復淺阻於是有引水  
灌輸之議旣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  
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事有因非當事  
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爲欲開膠河必通  
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  
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崗溝



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抵擡頭河張奴河至亭  
閘口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  
閘口歷陶家堽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  
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  
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  
圈以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  
計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  
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  
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的然

可開無復可疑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  
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  
成渠以後可免剝淺之費挨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  
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患內避  
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鍾而至石海  
運脚費既省則免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  
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邱濬所載議一半入海一  
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尙可來是  
兩利俱可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

所載之三海舟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  
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  
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遼薊軍餉  
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  
夫之力與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  
審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爲耶竊惟膠河之  
設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  
委用不得其人則推委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  
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

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  
者會同漕河撫按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  
膚功可奏若治無效願請併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  
軍四枝除二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  
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查卽墨一營亦爲附近合  
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後度  
地以分工量工以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有月  
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  
競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

水利身膺水土之寄目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  
往覆查勘至再至三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冒  
昧上請倘蒙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  
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  
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又第二疏爲敷陳新河是非利害之辨以備採擇事  
伏念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頃以運道梗阻輒不自  
量越俎而陳膠河之議繼因當事諸臣議處未妥又  
蒙皇上任使齎勅前往膠萊地方勘議河工臣復不

自量力陳膠河可開之狀期爲我國家求建轉輸之  
利詎意衆見不同流言蠱起廟堂主持不定漫然兩  
可而中止焉竊惟今之運事自徐邳以南而至淮揚  
溢決淤塞之患蓋無歲無之矣顧黃河未至遽遷運  
道尙無大阻又其時海上多瘟疫之災國帑乏贏餘  
之積新河報罷孰曰不可但謂河不必開可也若乃  
歸咎於河而曰河不可開則誣甚矣河形俱在衆目  
共睹非微曖難見之物也水土之工卽庸衆與知非  
有神幻不可測度之事也是役也在元人已爲之建

開置壩故蹟猶存比因淮子口石研森立傷船甚多  
遂以罷運是元人之無成其患不在開河之難而在  
淮子口伏石之險也我朝嘉靖間海道副使王憲復  
舉而行之其用力次第不急工於治河而首務於開  
山於是鑿通馬家塚無復伏石之慮矣乃南北引潮  
舟楫必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餘里而本官不留  
以陞遷去任是王憲之無成非河之不可盡開欲盡  
開之而無及也臣生長膠萊之間徧歷河海之上奉  
朝廷之簡書藉國家之全力目擊可爲之狀又得任

事之人乃竟不能尋元人已試之跡收王憲垂成之  
功徒爲此河增一誣服之案且重杜後來任事之心  
臣等之罪大矣夫事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今河是非  
不明臣之心迹彌晦輒敢不避嫌怨冒昧再陳惟陛  
下少垂察焉謹按膠萊新河南北海口相照約三百  
里除麻灣口以南直抵淮陽海倉以北直抵天津賈  
客往來歲無虛日無容別議外其壁溝河以北應該  
量挑者約一百七十五里深挑者約五十里共二百  
二十五里其河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

流沙旁無疏土諺謂銅幫鐵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積沙一段約長五里乘潮入舟本自無礙當事者以爲不然乃議開壁溝河十三里直接黑龍潭正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正當分水嶺之衝歲久積沙約長三里初議水之來處壘壩建閘足以障之當事者又以爲不然乃議創開船路溝七里正以避白河之沙也夫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也但問其爲害不爲害可治不可治而已今以數百里之河經千百餘年之久流沙之積才有此數一除可盡則亦何

害於河哉此南北全河形勢之大較也夫地有定形則高下有定準然而每一丈量則隨手高下輒至相懸臣督同部道諸臣約量地勢截水爲壩使壩水自爲平水與海面相照乃知由麻灣而北以至壁溝河口地面高於海面者才得制尺五尺由壁溝河以至吳家口地高於海面者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於海面者共約二丈二尺四寸正與王副使原文數目相符止多四寸過此而崔家口則漸低五尺四寸由崔家口而至趙家鋪則漸低一丈五

尺由趙家舖而至劉家舖則漸低二丈二尺四寸又與南海平矣此以上但對海面而言臣等先信謂當視海面仍挑深五尺使海水流通是無間潮不潮常有五尺之水也再益以潮是常有丈餘水矣如此則引水建閘皆可弗用此南北地形高下之大較也每地一里約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制尺五尺共計一百八十丈全河應修之地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濶折算共約四萬五百三十三丈照依西河規格每地方廣二丈深一尺爲一工共約五百七十五萬

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二十三萬二千九百六兩有奇此修河相沿之通例也夫約以人夫四萬爲準每日約工四萬計一百四十四日約工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餘工可以竣事此又以深於海者言也若乘潮放船但以海面爲準不必更深可當前工之半又或括取地方見在班軍壯快等項可約萬餘人每月除原有月糧工食外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則所省又十之八九矣此全河總會工費之大較也夫河之爲患惟海潮不通耳海水

既通潮水繼之朝夕而生萬古不爽非若秋水行潦  
盈涸無常之可慮也是河也地形中高幫底既固稍  
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浮沙疏土崩決無常之可慮  
也由是新河既成兩河並運以居常言之在新河則  
南北直隸轉輸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  
耗之費其在西河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以免挨  
幫之守與積水之艱以遇變言之彼或有滯此尙可  
來既可以備漕河改徙之虞亦可防奸宄意外之患  
其在東土則商販悉通足資貿易荒歉有備不致流

移以之而通運於邊方則薊之永平遼之廣寧等處  
一水可達亦可免招買之難空運之苦此新河利害  
之大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議雖經由南海一日北  
海三五日沿涯循港萬無一失原非元人黑海開洋  
之比是役也係河運非海運係疏導非開鑿可用海  
船亦可用河船有裨於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茲豈  
唯宦遊者不能知卽土著者亦未之盡知况前河係  
山東撫按揭報以爲便利臣奉命往勘亦多用諸臣  
之議中間但稍易其鑿湖引泉之謬轉爲通潮之策

其稱海口淖沙查無踪跡分水嶺視之海面亦尙高二丈餘別無異說也不意臣所措畫盡成謬妄流言飛語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因而中止夫西河之告變者屢矣廟堂屢求善後之策亦其殷矣萬一黃河改徙運道艱難卽有深謀遠慮之士出而應卒然之變既將以今之公案爲後之殷鑒誰能復任天下事哉伏乞勅下該部將臣終議與前案並存庶是非不淆利害易睹卽此河今雖不開後必有開之者矣

秦中王憲爰萊新河圖說昔元人海運自淮安循淮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滂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碣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槐子口橋最險難越元人避之故放洋於三黑水厯成山正東踰登州東北又西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嘉靖乙未余巡察山東海道乃稽閱膠萊都圖自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巔南北皆接海涯而北卽麻灣又稍北卽新河又西北卽海倉直沽察其道里由麻灣以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



淮安踰馬塚以抵直沽才一千五百若徑於此可免  
 遶海之險然元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  
 工鑿馬塚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倉便又以馬塚  
 石岡試可鑿則新河之泥沙可濬丁酉春率屬移元  
 人舊鑿之蹟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  
 皆石又其下則石頑如鐵錘力難入乃令火烈具舉  
 焚以日夜沃以水潦久之石爛且摧化為灰燼海波  
 流滙麻灣以通渠斯成矣計其長十有四里其廣六  
 丈有奇其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會歲游

飢弗忍即役己亥秋余召備濬新河疏淺決滯所在  
 水泉溢積流成波深濶不一為閘凡九以時蓄洩  
 其上各置浮梁以濟渡建官署以司守總計淺濬猶  
 有三十餘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諭工部前登撫會櫻議  
 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會否動工其戶部所發及河工  
 銀會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倪元璐奏文登開養  
 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  
 盛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節愼庫

劉清惠公麟奏建庫疏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貲之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各有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自可稽察姦弊在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

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管子粒銀該管官員收管之際多方培植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爲姦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革姦弊以裕國用太僕寺常盈庫馬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數不見開報今後年終也著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卽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宜你各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

之意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虞衡都水屯田共爲四  
司正係在官錢糧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時蓋有大  
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別會官監查之例其庫設  
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牆限隔別無中正大  
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有重大事情各司不  
敢逕入解官解戶不赴前庫亦已年久但有收放俱  
是司庫司收候至開支亦是司官自放事雖簡便浮  
謗易生達達正官有缺各官稱疾不肯任事考察之  
際時論偶及無以自明皆因無官查理以至如斯請

官監查義意最善但路道不便相應計處欲將本部  
大庫量加修葺比照戶部太倉庫行移提督侍郎管  
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庫官庫吏并撥長守之卒立  
短巡之法量設聽事鋪設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盤  
之法按季輪差郎中員外郎等官一員監管其事并  
照舊規輪帶都吏一名知數及辨驗銀色等因案呈  
到部臣等詳其所議不爲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  
部本庫之北循鑾駕庫外牆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  
相對查係兵馬司管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爲門

道庫官庫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  
可以改爲庫官駕閣庫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  
可改爲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其收受也每年三  
六九月曉告納戶依期聽收止令本部行文該司轉  
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於支也該司轉送並  
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十五日  
爲常一年既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聽本部提督侍  
郎公同造冊具奏仍一二年一次隔別委官查盤積  
出附餘報官作正支銷其合用籍冊紙張書造工食

冬季炭斤并公會筆炭許於此內公同支取若有虧  
折其原收原放官員身任其咎庫門并內外牆門責  
委虞衡司掌管仍赴堂驗封鎖鑰遇委官到庫稟堂  
方開或責令提督侍郎封收此法一行在部掌案者  
與庫藏無干而在庫收受者與派徵隔別一官不到  
則鍵鑰不啟一工不至則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庫  
明立文簿一槁三本司務廳嚴加磨算務查有巡視  
典守親筆書判方纔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察  
舉其循牆南北設立更舖各一於所屬地方武功中

等三衛內選取軍人四名若輪班不敷聽於各該廠局看守又將本部巡更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半在彼巡邏每夜巡風司官報單具結以憑查攷伏候命下之日量支官銀以爲工食行取變賣尼僧庵房以爲廳舍將東邊朝房一間改爲門道空缺之處補築牆垣官吏行移吏部照前改設若有重大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辦不足許於本部勘合科內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侍郎并管庫委官都察院行移該城御史查照施行其關防有

未盡事宜聽臣等臨事損益另行具奏如此則利權隔別彼此綱維官吏分役互相覺察百年往弊一旦維新舉部臣工皆有忍渴迴車之義亦可以少裨皇上節財恤民之意於萬一矣奉聖旨工部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此屬官賢否不一堂上官又不加嚴切查考所以浮謗易生賈卿所奏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深得率屬奉公之義修葺大庫開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仍聽本部侍郎一員督理就差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若有未盡事

情宜逕自損益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欽此爲照  
庫藏既立當額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既設當給印信  
以防姦弊且庫既在部堂之後鑾駕庫之西則腹背  
空虛前議於武功中三衛選取軍人各四名巡守恐  
有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以奉國之公伏  
讀聖旨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德意似當名曰奉公  
之庫若求設庫本意不宜濫興工作以節爲本又於  
收支之際不宜橫取悖出以慎爲上名爲節慎意義  
亦通又惟一庫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裁乞爲上

請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之名出於胥  
吏口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既特設官員收放卷吏隔  
別必有關防印信則庫收可徵若庫名未降則印信  
無憑鑄造况此庫一歲之間月無虛日而出入浩繁  
動累千萬今該司奉呈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  
日將本部大庫賜以定名上請轉行禮部照名鑄給  
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衛於餘  
丁內各選十名前來與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  
綱維始備名正法嚴而姦弊亦永絕矣

按劉清惠名麟於嘉靖中疏請立外帑刷四司財貯之銓主事一人偕工科給事及臺臣典出納上嘉之賜庫名節慎公字无瑞安仁人在工部以內璫督造蘇杭袍服爲非制爭之不得遂掛冠去公歸貧甚布衣芒屨踽踽行里中好樓居力不能構文徵明寫神樓圖贈之

稅科

倪文毅岳曰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原設

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於浙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己能不恤侵剋以爲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商賈大困

工部抽分始於成化七年工書王復請於太平之蕪

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遣司屬親往其處抽分  
竹木變價解京以供營繕之用其初每歲千兩後遂  
增至累萬胥削不已大爲商困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織造

工書徐恪疏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卽古吳越  
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  
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裔之賞近又差內臣往  
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  
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

降地溲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  
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  
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  
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  
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皇上卽位首頒明詔  
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卽便回京是以  
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以爲聖德之厚  
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



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崇禎元年二月停蘇杭織造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

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錢糧上緊成造著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卽著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屯田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故也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耳觀自唐宋來司空署

有屯田司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官而明制屯軍之牛具農器屬於工部屯田司則其意自有在後問其官所職何事亦不知矣

永樂中令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臣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提督巡撫都御史能盡查各邊總兵總鎮指揮千百戶名下私役軍作舍餘退回衛所名安生理以力農畝復設法招聚遊民遊僧百家為里千家為堡耕邊境荒地仍行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天下屯牛二十

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部立案備照倒死者著令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年終依例造世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

鐵廠

工部奏疏遵化鐵廠訪係永樂年間在於砂坡谷開設後遷松棚谷正統間聞遷今白冶莊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後價增

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廠郎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著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於應禁山場擅自樵採開墾耕種燒窯燒灰違者許本廠郎中捉拿照例問發京東北遵化境有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一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爲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干石爲門牛頭石爲心黑沙爲本石子爲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韞扇之得鐵日可四次石子產於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

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於火則化而爲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口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一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焰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爲崇寧侯二

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成一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龍見焉

元人王惲議省罷鐵冶戶疏竊見燕北燕南遍設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煽煉人巨三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鐵約一千六百餘萬自至元十三年復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爲支用本貨每歲約支三五百萬斤况此時供給邊用雖所費浩大尙不能支絕爲各處本貨積聚數多其窺利之人用官司氣力收

買其價不及一半當時既是設立提舉司煽煉本貨以備支用除支外止合存留積聚以備緩急今來却行盡數發賣竊詳此事虧官損民深爲未便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明西鐵不講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管歲一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治袁州府分宜治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治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蘄州黃梅治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

斤山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二十二萬斤潞州潤國冶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斤歲共爲九百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斤此亦可助邊需一臂棄置不講而日稅南畝何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治雖廢而遵化鐵礦尙足供工部之用也遵化撫臣欲開鉛礦竟阻於士紳而止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窩等八冶歲收鐵百餘萬斤洪武時廣平府吏王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太祖以其擾民杖流之蓋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尙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遠近後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樹植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壟每一百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選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邱濬曰臣謹按此令今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行京城渠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州山廠之缺

易州山廠

志曰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蒼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下能甦民

困仁人君子尙有以念之哉  
皇木

按運圖說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人剛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脊羊角雞肝臊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夔柄剪刀閻王老虎帝節

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八害崖目萬人  
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  
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  
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冰壑  
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偃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  
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  
踈艱危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偏人自  
古爲然而况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有所窟穴哉作  
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

古晉書明夢錄卷四十六  
三  
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叠嶽限隔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裔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天災流行

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輓轡之汲井然遊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



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纒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此次成筏運筋換頂僱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數莫可勝記作驗收我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二十三十爲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

爲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弊噫不身膏草野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榱桷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榱桷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榱桷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蕞楚之詩爲之於邑

蜀中採木記國家以殿闕頻災興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幽險僻絕

人迹不到之地崢山淵谷之所隔闕也炎霜古雪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不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猿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烟苦霧之所霾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畝雖驅鬼中而發殤宮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燔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

有哀鳴錄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纍布爲梯仍以縻其身而縋之以上下虞兩崖之觸則求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爲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况小民躬斫伐曳運之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憾則此其爲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

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楚  
救其阨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  
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百餘年而  
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爲虐實使  
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親見之焦唇乾肺  
以爲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  
以不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  
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爲國耳  
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

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  
人無知之者余因爲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  
感慨之私備蜀志焉

京師神木廠所積大木皆永樂時物其中最巨者爲  
樟扁頭圍二丈長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  
風雨震淋已稍朽矣永樂四年工部尚書宋禮取木  
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慮運木爲艱一夕木忽自行  
聲吼如雷巨石爲開事聞詔封其山爲神木山事見  
胡文穆公神木山碑及曾西野萊宋公墓誌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六

順德羅兆駒初校  
南海孔昭榮再校  
南海孔昭奎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工部二

寶源局

寶源局在城之東石大人衙衙蓋石亭舊宅也亭伏誅宅  
沒入官嘉靖中賜仇鸞鸞敗復沒入官因改為鼓鑄公署  
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所屬有寶源局大使國初鼓鑄  
之事惟屬工部至天啓二年始增寶泉局其政屬於戶部  
而工部之所鑄者微矣

錢自周景王以前皆漫無文至南宋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錢有年號自茲始然杜祐通典載宋武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則錢有年號又不始於景和矣至後漢曰漢通元寶周曰周通元寶至宋之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中所鑄錢文曰皇宋通寶皆不用年號錢始於周太公然商祀紂厚賦歛以實鹿臺之錢則商時已有錢名矣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

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行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窮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

中都及軍兵俸料外其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  
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  
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  
云

明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  
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置官治之卽位  
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  
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  
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

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  
為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  
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  
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諸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  
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  
鑄小錢與鈔兼行十三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  
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值二  
十三年令造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

銅一劬鑄小錢一百六十折當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小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四年令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字可辨真偽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卽與收受二十六年罷各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程課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舉司於北京八

年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並重鈔法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鈔錢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鑄私錢之禁十六年嚴揀錢之禁但係匱圖錢卽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往有盜鑄錢遂有新錢及鉛錫薄少低錢倒好皮棍等項名色于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俸薪並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洪永宣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舊錢二文以示懲罰正德七年令職官折色俸給十分爲率一分折錢九分關銀嘉靖三年令

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低錢每銀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八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幣值銀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命戶部量放京官折俸萬歷造金背火漆錢每六文作銀一分崇禎末戶部司務蔣臣請行鈔法錢法侍郎王鰲永力主之然卒不能行

鑄錢則例

洪武間當十錢一千箇爐模用油一斤二兩三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五錢二千個爐模用油一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三錢三千三百三十三箇爐模用油一斤一十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五斤九兩二錢五分炭五十三斤八兩二錢五分折二錢五千箇爐模用油二斤五兩五錢鑄錢連火耗用生



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  
小錢一萬箇煆模用油一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  
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  
弘治十八年題准每銅一斤加好錫二兩銚匠每一  
名一日銚當十錢二百五十二箇當五錢三百二十  
四個當三錢四百六十八箇折二錢六百四十八箇  
小錢二千二百六十箇嘉靖中則例通寶六百萬文  
合用二火黃銅四萬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錫四千  
七百二十八斤炸塊一十四萬五千斤木炭二萬斤

木柴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百七十斤明礬七十  
七斤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萬箇沙礮  
三千五百二十箇鑄匠工食每百文銀三分八釐萬  
厯中則例金背錢一萬文合用四火黃銅八十五斤  
八兩六錢一分三釐一毫水錫五斤一十二兩二錢  
四分八毫八絲炸塊二百三十九斤八兩一錢一分  
六釐七毫木炭四十五斤六兩二錢四釐四毫白麻  
一十二兩六分六釐六毫松香二斤一十三兩六錢  
二分四釐四絲砂礮六箇鑄匠工食銀三兩六錢五

分火添錢一萬文合用二火黃銅斤兩同牛蹄甲一  
百八十五箇一分八釐餘皆同前凡在外各處鑄錢  
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  
文廣西一十五座半每歲鑄錢九百三萬九千六百  
文陝西三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  
四百文廣東一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三十  
七萬二千四百文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  
三萬二千文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  
一十二萬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

三十一萬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  
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  
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  
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工部條議鑄錢必用水錫者以銅性燥烈非用錫引  
則積角不整字畫不明倘有四火黃銅則水錫乃必  
需之物近商銅日低錫似宜裁前任王員外呈議以  
錫易銅歸錢內蓋欲錢體厚重期於久遠惟是錢自  
有定式如果合式則錢自不輕與其以錫換銅而以

四斤五兩四錢八分之數加重於一萬文之內不若計銅增錢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分加多於一萬文之外蓋水錫五斤一十二兩二錢價銀四錢五分六釐照價買淨銅四斤五兩四錢八分可鑄錢四百八十三文如鑄錢十萬卽多四千八百二十文錢矣積而累之其數無窮如此則公家有水錫之費而亦有水錫之利爐役無乾沒之弊而亦無冒領之名若後果有四火黃銅相應仍用水錫庶不失立法初意至於嚴禁低銅成色不足者依法重處尤正本清源第

一義也

萬曆中給事中郝敬錢法議錢者古帝王經國之良法也天生五金并爲民利而金銀最少鐵錫太賤惟銅爲適中古今之通幣也因其自然之利濬其不竭之源存乎人與法耳今海內行錢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強半用銀卽北地惟民間貿易而官帑出納仍用銀則錢之所行無幾耳舉天下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置況逐年九邊之費征而不返頃者天府之入又閉而不出銀非兩之自天非湧之自地非

造之自人奈何不竭竭而強取則民病取之不得則國病必然之勢也惟銅則不然二百餘年來錢法不修天下廢銅在民間爲供具什器者不知幾千萬億其產於各處名山者豪姓大賈負販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假使盡天下之銅化而爲錢則盡天下之銅皆可質銀而歸之大倉以助司農之急蓋銅因於山自然不費而錢成於人鑄造無窮上不動朝廷錙銖而厚裨於國下不朘閭閻膏血而陰厚於民生財之道無踰於此乃格於議論束手坐視莫肯決行

是管仲計然之所揶揄而竊笑也謹循職掌條議於後 一曰責專官凡錢法不行以有司不肯收錢徒責之小民也所以使有司得操其收不收之權者由朝無專責之官以錢法委之有司不知錢法行有司之所不便也欲行錢宜責成司道官董其事選委地方廉幹屬官分理每年差御史一員巡視以錢法之行滯注各官之能否事干錢政一體糾劾庶事有責成不致推諉底績不難矣 二曰定規則凡官吏所以喜收銀以收銀有加耗稱頭支放有那移侵減若

錢不可期羨不可隱銀輕易聚錢重難携故百計阻  
格今宜先立規制自某年始有司徵稅除起運照舊  
收銀其餘存留支放者銀錢中半兼收小民不許一  
概納銀有司不許一概收銀合納戶赴各府鑄局換  
錢回本處州縣納庫每紋銀一錢限換與小民銅錢  
八十五文小民納銀一錢者止徵銅錢八十三文官  
給錢與舖戶變賣亦照八十三文舖戶賣與小民紋  
銀一錢限八十一文小民自相交易止八十文如此  
則民有微息無不悅從矣一切上下俸薪並工食俱

銀錢中半支給各府州縣扣定每歲除半銀若干外  
該半錢若干申詳合於上司刊入由票永爲遵守各  
衙門贓罰紙贖亦銀錢兼收或全收銅錢尤見美意  
敢有勒索小民全銀希圖加耗者巡按御史叅究  
三曰廣鑄局官不收錢民無用錢之處故錢法不行  
官既收錢民無錢可用法亦不行或議每省設一鑄  
局以一局供數十州縣不足用也錢初行須布散周  
流多開鑄局廣募工匠大府地廣糧多者一府一局  
量州縣之數爲鑄之多寡小府錢糧少者一道設一

局可也工部選寶源局萬靖新錢金背平圓光亮者  
每省給樣錢二三千文該布政司轉發各府依樣鑄  
造不必太重每錢一文定制官法馬一錢二分爲準  
每銅加錫一斤鑄錢一百三十文有奇銅錫驗勘原  
解足色下火不許工匠偷換摻和字畫邊文務鑿確  
光平俱以大明通寶四字爲文以便永行如式樣至  
薄文理模糊比式不合者監造官初犯戒飭再犯追  
賠鑄造如法者工匠加賞仍令轉相教習其局中一  
應利弊聽監造官講求禁緝因考其能否三年之後

錢多足用量議減局 四曰採礦銅買銅鑄錢則所  
費多今雲南陝西四川廣東各省有銅礦爲姦商專  
擅或封閉未開爲土人竊發宜選廉幹官一員爲錢  
運使專理銅課重其權而久其任臨洞開採禁緝私  
販各省巡錢御史按季差委的當職官給與勘合公  
文前去運使衙門關領官銅回省轉給各府鑄造其  
各省支銅量各礦近便者坐派每歲支銅若干卽以  
地方銀錢中半兼支之數起例假如應支銅錢一萬  
三千三百文坐派銅一百斤以錢輕重準銅之多寡

如礦銅一時採銷不敷設法權買接濟其鑄法每銅一斤和錫數兩則錢色光潤宜于該省出錫地方每歲酌量派徵本色錫若干解赴錢運司收貯照數轉給每給銅一百斤搭錫若干斤傾驗足色交付解官領回巡錢御史衙門勘驗轉給錢法道給散該府五日處工本起鑄須工本工本無措稱法不便者藉口矣今必不費官帑但查該府各州縣額派存留銀兩先一年十二月預借徵四分之一解府支用假如一縣存留銀共二千兩移五百兩解用候鑄錢成儘

先給還前銀每兩照例給還算錢八百三十文通計原銀五百兩該還銅錢四十一萬五千文領回兼銀支放或即以準小民初一年納錢之數亦可大約鑄造之費每銀一兩可鑄錢一千二百文銀五百兩可鑄錢六十萬而還抵之外尚餘錢一十八萬五千文給鋪戶變賣可值銀二百二十二兩九錢此皆以尋常費工本鑄造者論也若因銅於礦不勞買辦止於匠作工食所費益無幾矣奉行得人前銀五百兩可無多費而更增二百二十兩有奇之息由五百兩以

推至千萬由一縣推之天下卽此那借子息已不下  
百萬矣自此以後惟因自然之利盡人官之力有增  
無減錢日多于下利日歸于國大倉之積計日可充  
矣 六曰鑄大錢錢法始行鑄造不行則有權宜變  
通之法古者以大錢爲母權子行其費少而利多今  
宜另開秘局一所鑄大錢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  
務極精工不必大重但以文爲別曰大明通寶旁註  
當三十字樣與小錢三七或四六兼行背鑄文曰私  
鑄者斬四隣籍沒告者賞銀一百兩誣告反坐盜利

厚私鑄起禁不得不嚴先令寶源局鑄樣頒給各省  
依式監造以佐小錢之不給 七曰算歲息查每年  
運司給過某省銅錫若干卽依銅一斤鑄錢一百三  
十文起算比對本省該年應鑄過銅錢若干又依銅  
錢每八十五文賣銀一錢比算本省額銀一半收錢  
之數卽知各局一年該換過銀若干假如一省該存  
留支給銀十萬兩卽該一半換錢計四千二百五十  
萬文該領過運司銅錫三十二萬四千四百九十斤  
有奇該變賣過銀五萬兩濟邊此其大約也 八曰



禁鑄官錢精好則通行無滯錢精好工費多茲民  
無厚利盜鑄自少盜鑄之錢自然粗惡官錢一被混  
雜民遂覺然疑阻錢法之壞多由此所以從來禁私  
鑄非但爲利權不可下移亦以防阻滯也今宜嚴爲  
之禁但捕獲私鑄真贓者一文以上皆斬知而不舉  
者連坐出首得實者賞銀二十兩 九曰嚴稽算各  
局鑄錢事干軍儲凡逐年收過銅錫鑄過新錢賣過  
銀兩起解過數自責成監守置籍稽查勿使工匠朦  
朧冒破吏胥那移侵欺此一廉幹御史理之有餘矣

十曰重賞罰令行禁止存乎賞罰信賞必罰天下  
無不辦之事苟且依違則仍成故套今國計艱窘忠  
藎之士自然曲體其偷安蒙蔽者必惡臣言多端遮  
飾了事是今日之痼疾也宜著爲令凡各官能疏通  
錢法每年鑄錢解銀如額者超級陞用倉儲違玩阻  
格不行者聽錢法御史叅提重處當超陞者決然超  
陞當叅問者決然叅問令出必行禁出必止有不沛  
然四達者乎 十一曰曉愚民夫錢本銅也而以代  
銀民用銀久一旦更易不能無疑不肖官吏乘隙煽

或則陰壞其法宜令該部轉行申諭各省開示各府州縣軍民人等詳曉以朝廷便民抑貪省斂之意勿使姦吏猾胥倡爲浮議庶閭閻遵信則令行如水十二日信命令前此錢法亦常議行未幾報罷今民欲蓄錢恐一旦中改則錢之積無用宜詔諭天下確然示以必行永久之意使百姓安心爲長久計 十三日聽販賣地方商人屯錢販賣官司往往禁之蓋因錢少販多則地方空虛民不足用今既廣開鑄局則錢多販賣者亦多流通布散小民得錢易於出手

亟宜聽之 十四日因民便各省舊用錢地方多舊錢或者議禁舊錢以疏新錢民未見利先稱害矣宜聽新舊兼用若淮北用鵝眼雲南用海肥隨便兼行至於原用銀地方則決然全用新錢以上十四條皆據臣職掌謬陳一得倘垂採納未必非軍需之一助也

古香齋覽賈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七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四十七

十五

順德羅兆駒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燊三校



南海縣志卷之十一  
名臣一

三

